



永临讲义

YONG LIN LECTURES



時調鼎作何人

丙午新年月
游題



中国艺术与哲学 (二)

Chinese Traditional Arts and Philosophy

陈中浙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国艺术哲学

（常州大学图书馆藏书章）

陈中浙 主编


 商务印书馆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艺术与哲学.二/陈中浙主编.—北京:商务印
书馆,2018

ISBN 978-7-100-16222-7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艺术哲学—研究—
中国 IV. ①J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22255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中国艺术与哲学(二)

陈中浙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222-7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 $\frac{1}{4}$

定价:48.00 元

总 序

前段时间，著名汉学家、加拿大的卜正民教授主编了一套《哈佛中国史》，在自序里，他写到自己曾因为不是一名中国人，无法做到像熟悉母文化一样去理解中国文化而感到迷茫与困惑。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把自己的迷茫与困惑告诉了清史专家朱维铮教授。朱教授用一个比喻回答了他：“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这个富含深意的比喻也令我想起了自己 20 多年前的一个决定。我从小学习书法、绘画、篆刻，大学也是书画专业。但是，1996 年 9 月，我毅然决定要暂时放下这些曾被视作生命的艺术，去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中国古代哲学。熟悉我的人都对我的这个选择表现出极大的不解。他们的理由是，我一直以来都是学习书法篆刻艺术的，为何不在这方面专心做下去，而要跨行去学哲学呢？再者，感性的艺术和理性的哲学似乎相距“十万八千里”，这种转变到底行不行呢？

如今，重新审视当初的决定，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确的。也许当初的选择是懵懵懂懂的，我只是隐隐感觉到学习哲学能为我的艺术创作带来一番不一样的感受。但是，自从北大毕业后，我把研习的重心同时放在了书法艺术与哲学上，我就越来越清晰地体会到两者交融所带来的灵感与启发：当我进行

哲学思考时，身上就会拥有一种富于艺术情思与意趣的独特视角，而当我进行艺术活动时，心里就会出现一种源于哲学智慧的强大自信和动力。这种自由徜徉在艺术与哲学之间、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美妙感觉，却是单纯从事艺术工作或哲学研究的人所难以体验到的。

结合卜教授与朱教授的观点以及我自己这一路走来的经历，我十分希望所有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都既能坐在房间里默下苦功，也能有机会走到房间外开阔视野。正是带着这样一种想法，我从四年前开始举办“书法与国学”高研班。在这四年中，我的想法与做法得到了很多老师、同道以及各领域专家学者的支持。在课程设置与题目拟定上，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建议。目前，高研班已建立起非常丰富的课程体系，既有对儒释道三家重要经典的导读，也有政治、经济、外交、国际战略以及“互联网+”等时事性专题讲座，更有针对戏曲、绘画、篆刻、电影、诗词等相关艺术领域的讨论。我把这些课程称为“大国学”。只有在“大国学”的浸染下从事书法艺术创作，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书法的意蕴，写出来的字才会显得有内容，有分量，才有资格与古人相较一番。而所有被邀授课的老师，也都表现出了极强的专业精神与极高的品格修养，每一节课都让学生们终身受益。

四年，相当于一个大学本科的时间，这对于办学者和求学者来说都意义非凡。所以，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我征得每位老师的同意，把四年来所有“大国学”的课程实录都整理成文稿，并集结成这一套丛书。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每篇讲义根据丛书编排的需要，适当做了调整，但书稿对讲课人的上课风貌与语言特征都做了最大限度的保留，以便还原当时讲课的场景与氛围。希望借助这套丛书，让每一位从事书法艺术创作的朋友都能走进哲学的领域，走进“大国学”的课堂，在更广阔的天地间思考与提升自己作品的格局和意境。同时，我也希望这些散落在书斋里、课堂上的金玉良言，能变成

全社会共同分享的资源，使更多的人能看到一些平常不曾留意却又非常值得用心去学的东西。

在本套丛书的编辑过程中，我的研究生张利国、常馨悦、马啸东、王树平、林丹慧、陈小鹏、雷茜之以及书院的陈涵女士等都做了大量的整理与校对工作，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陈中浙

2018年5月17日于永临书院

一切从艺术开始

- 言辞、读书、艺术 / 崔希亮 1

银幕之下

- 美国电影的成功经验与我国电影业发展对策 / 俞剑红 18

舍筏的智慧

- 《金刚经》导读 / 陈中浙 55

翰墨聚珍

- 观中国书画收藏市场的风云变幻 / 齐建秋 78

袅晴丝吹来闲庭院

- 走进昆曲 / 王丽媛 94

国博宝藏

- 国家博物馆馆藏历代碑帖鉴赏 / 杨 军 109

逍遥之境何处寻

- 在与儒、佛比较的视域中感受老庄之道 / 李虎群 152

与古为徒

- 中国传统文化与书法艺术 / 柯小刚 185

一切从艺术开始——言辞、读书、艺术

崔希亮

陈中浙：这次非常荣幸请到了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崔希亮教授给大家讲课。崔校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在语言学方面，是国内一流的专家，全世界孔子学院的建立和崔校长有很大的关系。校长此前说给大家讲讲语言学，语言学我们可能听不懂，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崔校长经过反复思考，特意将书法与人生结合起来，特别适合我们国学与书法班的同学。今天我们在青岛游学，校长千里迢迢来给我们上课，这是非常难得的因缘，请大家热烈欢迎！

陈老师刚才讲凡事皆有因缘，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聚在此地是一种缘分。为什么说这是一种缘分呢？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到中央党校去工作，所以到青岛市委党校跟回家的感觉是一样的。今天这个题目有点杂，语言、书法与人生，刚才陈老师说语言学可能大家听不懂，我想是因为大家对语言学的了解比较少，所以我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语言学到底是干什么的。

什么是语言学？

虽然大家都知道什么是语言，但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语言到底是什么。在讲语言学之前，我们先要明白什么是语言学。大家都在说话，都在使用语言，但是什么是语言，如果不是学语言学的，可能没有人会认真想这个问题。

语言首先是一套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在哪儿呢？是在我们的心理空间，还是在我们大脑里面？瑞士语言学之父索绪尔说“语言是一套心理符号”，这个心理符号看不见，摸不着。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语言呢？通过一个办法，就是输入和输出，我现在就是在输出，即用语言编码把我的思想输出给大家，这是一个编码和输出的过程。我说一句话大家为什么能理解它的含义？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符号规则。如果我们没有共同的符号规则，我说什么大家就听不懂。但是即便我们有共同的规则，我说的话仍然有可能会让大家产生不同的理解，所以语言在交际的时候，常常会有误会，比如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举个例子，“你要钱还是要命”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这要看谁说。如果是一个不认识的人拿着一把刀跟你说：“你要钱还是要命？”你知道什么意思，你是不会理解成“你要茶还是要咖啡”。但是如果是你的亲人跟你说：“你要钱还是要命？”则意思完全不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是因为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关系不一样，这是语用学。语言除了是符号之外，它还是社会交际的工具。我们现在人和人之间的交际要用到语言。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交际工具，交际工具除了语言之外还有别的吗？当然有。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交际，比如眼神也是一种交流的工具，但它不是语言；手势也是交流的工具，它也不是语言。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方式，说它最重要是因为无论什么样的内容都可以通过语言来表达。而手势、眼神不可能表达那么多的意义。

语言还是思维的工具。昨天葛校长（青岛市委党校葛仁水副校长）讲，要想把一件事说清楚，需要先想清楚，所以需要脑瓜和嘴巴。从脑瓜到嘴巴，先要有脑然后才能到嘴。所以如果你要表达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没想明白，但又想把它说清楚，这基本上是做不到的。有句话叫“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就是你自己还不明白，但还想着给别人说明白，那是做不到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我们这个班叫“国学与书法”。国学是用汉语来记载的，所以要想了解国学，就必须读懂古汉语，读懂经典。语言学的一个任务，就是为读懂经典做一些注解的工作。

我们现在读到古代的一些话，会读不懂。为什么不懂？因为语言发生了变化了，要想读懂，需要回到那个原始的语境里面去。比如孔夫子说的话，有些放到今天来理解就会有不同的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语言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刚才我写了“荡然任心，乐道安命”，这是南朝·宋·鲍照的话。那时六朝的人说阮籍猖狂，阮籍是个诗人，喜欢喝酒，而我们今天如果说一个人“猖狂”那是骂人的，是贬义词，可在当时“猖狂”并不是贬义词，它是一个褒义词，所以语言是有变化的。

我给大家讲一些现象，比如“快”，我们今天说“快”可以说“快马”，是指速度，“快乐”是指心情，“快刀”是指刀的锋利程度，那为什么三个“快”都用“快”？还有一个“痛快”，“痛”和“快”为什么可以放在一起？这是语言学家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大姐和小姐看起来是对称的，但是实际上并不对应。因为现在“小姐”已经有了另外的意思。那么不叫“小姐”叫什么，这个称谓的问题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汉语的称谓系统是有问题的。

这些跟我今天的题目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人活着，实际上有不同的境界，第一个境界是吃饱穿暖，这个是属于形而下的要求。这个要求满足了之后，就要追求第二个境界，这就是求知识，求知识就是读书人一事不明就要问为什么，我们搞语言的人碰到任何语言问题都要问为什么会这样。有一次我去挪威讲学，给他们讲汉字，我说汉字是有理据的，比如“山”字就画一个山，然后“月”字画一个月，“日”字画一个日，他们马上就问，走路的“走”怎

么办，那是动词，怎么画？我们画一前一后两个脚趾，表示“走”。他说那形容词“好”呢？这些人都是语言学家，马上就想到形容词怎么办。“好”由“女”和“子”组成，他马上就问为什么“女”和“子”放一起就是“好”，我现在问各位，大家能不能回答？“女”和“子”加在一起为什么是“好”，有人说女子好，女人多子就好，这跟我们传统观念有关系。大家看我们的传统，最早的那些绘画里青蛙很多，青蛙是多子的；鱼很多，鱼也是多子的，所以中国人认为多子就是“好”。

然后我马上给他们写了一个“安”字，我说这个上面是一个房子，房子里面有一个女人是什么意思？他们说那是“麻烦”。房子里有一个女人不是“家”，房子里有一头猪才是“家”。中国人为什么认为房子里有一头猪才是“家”，这跟我们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有关系。中国人养猪的历史非常长，所以我们要根据考古来探究，安阳出土了一些甲骨文，根据这些出土的东西，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养猪了。所以如果房子里面有一头猪，那这个是家。如果房子里面有一个女人，所有的人跟我回答说那是麻烦，说女人在房子里面是麻烦，而不是“安”。这就说明我们的思维方式跟他们的思维方式很不一样。

有一部电影被翻译成《冷山》，其实翻译的人不懂中国传统文化。这部电影前面有一句话是唐代寒山的两句诗“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所以应该翻译成《寒山》。各位感受一下，“寒山”跟“冷山”带给你们的感觉是一样的吗？不一样！这就像“板桥”和“木桥”感觉起来能一样吗？是不一样的。我们写诗的时候，“人迹板桥霜”，如果改成“人迹木桥霜”，是完全不同的意境，所以诗有诗的语言。这就是说面对很多不同的语言现象，我们要给它一个解释。语言是表达心声的，书法是抒写情感的，刚才来的时候我写了几个字，开始写的时候很拘谨，因为心情没放松。

什么是语言？

就像文化有很多定义一样，语言也有很多定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语言是思想的显示，我们透过语言可以了解这个人的思想。语言是我们大脑的反映，也就是说你说的话反映你大脑的思考过程。语言也是以传达思想和感情为目的的人类活动，这讲的是言语行为，而不是语言本身。“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是列宁说的。我刚才提到的索绪尔也说过“语言是表达观念的符号”。海德格尔也说过“语言并非仅仅是一种交流思想的工具，而是存在的住所”。

所以语言到底是什么？语言有三个属性，自然属性就是一套符号体系，这个符号体系有语音、语义、语法。语音是它的物质外壳，如果没有语音的话，语言在脑子里听不见、看着不着。语音表达出来的时候，不是随便一串语音都可以的，要有规则，这个规则就是语法。语音是有内容的，这个内容就是它的语义，所以语言的三要素是语音、语义、语法。

语言从嘴里说出来，然后进到耳朵里面去。存在于心，然后传情达意，言有所谓，言有所为。言有所谓就是指说的话不能没有意义。当然我们也听到过有些人说的话是没有意义的，比方大脑有障碍的那些人，他们也在说话，但是你不知道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说的每一句话都合乎语法，但是连接起来你不知道他们要表达什么意思。还有一些人在讲话的时候，讲了一大篇，虽然我都听懂了，但是讲的什么内容我好像不记得。为什么？因为他讲的东西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入脑。言有所为是说我们讲话要有目的，即我说的这句话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个就是言有所为，这是我自己总结的。

我写了一本《语言学概论》，我认为是目前为止类似的入门书里面最通俗的一本。我用最通俗简单的语言讲语言学是什么。此外，跟语言有关的言语

行为有很多，语言学研究什么？首先研究这个符号系统，它是以什么样的机制工作。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上有 6000 多种语言，每一种语言的机制是不一样的，汉语是一种很特殊的语言，它是孤立语，词与词之间，连接起来的时候没有任何连接的词。可是大家如果学德语的时候，你会发现德语有 4 个格，3 个性。任何一个词要分是阴性的、中性的还是阳性的，这个很有意思。德国人认为书是中性的，太阳是阴性的。我问德国人为什么把名词分成不同的性，德国人不知道，也不明白为什么。法语也有性，但是法语的太阳是阳性。所以不同的语言，会有不同的语法特点，如果你学了 10 种语言，你会发现这 10 种语言可能用完全不同的手段来表达相同的语法意义。或者说有些语言会有这样的语法意义，但在另一种语言里面则根本没有，所以就要研究符号系统。

语言与交际

还有研究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如何使用才能更有效地交际，换句话说怎么才能把话说得更明白，更生动，让人更容易接受，这个是需要社会语言学去研究的。我的一个毛里求斯的学生在我家门口敲门说：“老师，你媳妇在家吗？”这句话在语音上没有任何问题，语法上也没有问题，但是作为社会语言学的交际工具就失败了，我可以说“我媳妇”，但他不能说“你媳妇”，他应该说“师母在家吗？”“夫人在家吗？”“太太在家吗？”，当然他也不能说“贱内在家吗？”。媳妇有很多表达方式，在不同的场合要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我告诉他用错了，他就把词典拿出来指着英文注释说：“‘媳妇’就是‘wife’，注释解释为‘妻子’。”

不同的词汇在不同的社交场合中的使用方式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研究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也就是语言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大脑中。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讲错话，而且虽然讲错话但大家还能听懂。比方一个女孩对

她妈妈说：“妈妈不好了，井掉桶里了。”大家听懂了吗？井掉到桶里了，她爸爸在旁边说：“有什么样的女儿就有什么样的妈！”这两句话都是错的，但是听的人常常听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有很多可以补充的语境材料使得听的人不会理解错误。汉语的“我在火车上写字”这句话，你问是几个意思，答案可能是三个意思，乃至更多。正因为汉语的歧义非常多，所以法律文本通常使用德语或法语，因为法语、德语都比汉语要严谨一些。汉语可以表达得非常松散，一句话说完之后，留下的语义空间特别大。

语言和哲学关系特别密切，因为语义学研究到最后就是在研究哲学，最近我一直在研究认知语言学。什么叫认知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现象背后的动因，以前我们经常说，一个声音和意义之间的结合是任意的，没有任何内在联系，但是现在从认知学的角度来看是有联系的。举个例子，我们是怎么表示东南西北、上下左右这些空间方位的？汉语中我们通过画左手和右手来表示左右，而“上”就在一条水平线的上方加一横，“下”就在水平线的下面加一横。那么，这个上下左右的概念从哪儿来的？其实都跟身体部位有关系。这不是中国人研究的，是一位叫海涅（Heine）的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在研究了600多种语言（非洲的、澳大利亚的、中亚的等）之后得出的结论——我们所有的空间概念来源于身体部位，就是说都跟“头”有关系。他把这个发现叫作身体部位的隐喻（metaphor）。后来我发现汉语的“上”跟“头”也有关系，我们最大的头儿叫皇上。上级都跟“头”有关系，所以现在直接称领导为“头儿”，可是领导也叫领袖，所谓“领袖”原指衣服上的领子和袖子，这跟身体有关系吗？没有直接关系，但有间接关系。

这些关系论证起来是相当复杂的，如果把全世界几百种语言拿来做对比，你会发现全人类的语言有共性。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为什么我们的背景不同，但是想问题的方式却是一样的？若要追根问底，还得研究人类学。

还有人说那是因为所有的人类都是从非洲过来的，那么还要研究历史。人类学的历史比我们书面记载的历史要长得多，论证起来着实复杂。

语言是在社会中产生的，而且在社会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语言反映了社会现实。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称一个年轻的女孩为小姐，这就是社会现实导致的。由此可见，社会现象的变化其实非常快速。

语言信息加工

语言是社会群体的标志，比如这个社会群体说这样的话，那个社会群体说那样的话。作为思维的工具，语言是逻辑推理的工具，是信息加工的工具，也是意识活动的工具。如果一个人脑子坏了，他的语言必定会有问题。反过来，一个人的语言有问题了，他的脑子必定会有问题。

我们北京语言大学有两个一级学科设有博士点，一个中国语言文学，一个外国语言文学，但我们最主要是在语言方面着力。我们有一个语言科学院，下属的一个研究所就是研究语言障碍的。中国有 2000 万儿童有语言障碍，语言障碍有很多情况，大体来说，一类是语言表达成问题，就是脑子有问题，受过伤的，比如失语症；还有一类是口吃或者大舌头，有的人甚至永远都表达不清楚意思。我们有一个博士，这个博士做研究、写文章都非常好，可是你一旦让他讲话，他一定会把特别清楚明白的事讲得谁都听不懂。这是他的语言出了问题，语言有障碍，这是可以克服和治疗的，那个研究所就是专门研究如何矫治语言障碍的。

语言作为意识活动，其作用非常大，通过语言我们可以了解一个人的一生。警察办案时，他可以通过语言线索来判断这个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甄别语言的真假虚实，使用测谎仪是一种方法，其实有经验的人是不需要测谎仪的。昨天葛校长说他当组织部长的时候去选人，面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环节，因为你看一个人的书面答卷不能真正了解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但是你跟他谈半个小时就完全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信息加工包括语言信息的采集、传递、存储、提取，语言其实同计算机科学有着很紧密的关系。我们也有一个信息科学学院，主要是做汉语信息处理。现在是大数据时代，我们建立了很多大的数据库。我们发现很多中文概念要翻译成别语言会很困难，比如山东特别讲究孝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可是这个“孝”不知道该如何翻译成英文，因为没有概念可以完全和它匹配。比如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翻译成英语后比较勉强，特别是“仁”很难翻译，“仁”是我们特有的概念。不过如果到汉字文化圈里面讲“仁义礼智信”，对于日本和韩国人来说没有问题，他们完全能正确地把握这个概念的内涵，但是跟英国人、美国人讲“仁”就很难，因为他们没有类似的概念。反过来他们有的一些概念，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也不能完全把它的意思传达出来。现在出现的自动翻译软件更是如此，它的运行必须依赖大规模的数据库和语言的编码、解码程序。

语言表达不好还会惹祸。《三国演义》的一个情节说的就是曹操落难之时跑到吕伯奢的庄园避难，听到了“缚而杀之，何如”一句，曹操一听坏了：“吕伯奢要把我给绑起来，我得赶紧先把这一家子都杀了。”后来才明白是主人要杀猪来招待他，这就是语言惹的祸。

世界上有的语言之间存在亲缘关系，我们叫基因关系，而有的语言没有亲缘关系。比如汉语和藏语有亲属关系，而跟日语和韩语没有亲属关系。何以见得？大家说韩语的词汇有80%是汉语，为什么没有亲缘关系？因为这两种语言的基本词汇不同，相同词汇都是借用的，韩语和日语大量借用了汉语的词。日语和哪一种语言都没关系，它是“独生子”，和其他语言没有任何亲缘关系。那么日本人要问了，我们这个人种从哪儿来的？有的日本人说他们

来自云南，因为在云南的某些少数民族中能够找到跟他们基因有关的东西，这个就跟人类学有关系了。最早是一些欧洲的学者在研究不同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有一位英国的语言学家发现印度的梵文跟欧洲的语言有着亲属关系，后来又发现印度以北的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等国的语言之间也有亲属关系，而且跟多种语言有关系。

语言的发展

全世界的语言有不同的发展途径、谱系和家族。我们按它的家族分析可以分出不同的语系，然后按类型的不同再分成孤立语、屈折语、黏着语等。比如印欧的语言就是屈折语，所谓屈折语就是它有词尾变化，一个名词通过不同的词尾变化来表达不同的语法意义。

语言可以接触。日语、越南语、韩语跟汉语接触之后，借用了大量的汉语词汇。历史上蒙古人曾经统治中国，蒙古语与汉语之间也有很多词汇存在着借用关系。汉语有一个词叫“把式”，它来自蒙古语，但它最初是来自汉语的“博士”一词。“博士”的入声字借用到了蒙古语里面就成了“bakxi”，再翻译成汉语就变成了“把式”。

这就是语言的接触，语言接触的结果有几种可能，一是词汇的借用，一是可能就变成了混合语，还有一种可能是一种语言融合了另外一种语言，比如满语，清朝三百年之后，满语完全被汉语同化了，这就是语言的融合。

语言之间是有竞争关系的，比如汉语跟英语有竞争关系，英语跟法语有竞争关系，这些大的语言之间都在竞争。为什么我们要做孔子学院，就是要把我们的语言推广到世界各地，让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学汉语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一个人如果不懂汉语，却又自称了解中国文化，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学习中国文化必须学习中国的语言，否则没有办法真正了解中国文化